

September 2012

Fundamental Issues about Aesthetics Study of Chinese Myth in the Past 100 Years

Huaiyi W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Wang, Huaiyi. 2012. "Fundamental Issues about Aesthetics Study of Chinese Myth in the Past 100 Year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2, (5): pp.29-34.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2/iss5/5>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百年来中国神话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王怀义

摘要:百余年来,中国神话美学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从神话起源的角度阐述想象力对神话的本质属性。这方面以王国维和鲁迅为代表。第二是对神话思维与审美的思维方式之间关系的论述。这方面成果最丰富,是神话美学研究的重点。第三是对中国神话与审美意识和审美范畴之间关系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尚显零星。第四是神话意象研究。这方面以闻一多的神话个案研究为代表;当代以来,汪裕雄和叶舒宪等人的成果引人注目。这些研究为彰显中国神话的世界性价值、建构具有中国民族性特点的神话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中国神话 审美意识 神话思维 神话意象

作者简介:王怀义,文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电子邮箱:huaiyianer@163.com.

Title: Fundamental Issues about Aesthetics Study of Chinese Myth in the Past 100 Years

Abstract: In the past 100 years, aesthetic studies into Chinese mythology are done in four main areas. The first approach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rigin of myth and investigates its nature in relation with imagination, with Wang Guowei and Lu Xun as the representatives. The second examines the relation between mythic thinking and aesthetic thinking, and this has been the focal area of research and proves to be the most fruitful. The third area is a much explored field, which concer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myth and the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and aesthetic categorization. The fourth area of research focuses on myth imagery, with Wen Yiduo's case study as earlier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Wang Yuxiong and Ye Shuxian as contemporary representatives. These studies have helped to recognize the value of Chinese myth in the world mythological system and 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 for theoretical study of mythology with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hinese mythology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mythic thinking mythic imagery

Author: Wang Huaiyi, Ph. D., is a lecturer in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China, 221116), with main research interest in literary aesthetics. Email: huaiyianer@163.com

中国神话美学研究的历史与中国神话学的 120 余年历史大致并行。王国维 1906 年发表的《屈子文学之精神》和鲁迅 1908 年发表的《破恶声论》是中国神话美学研究的先声。新时期以来兴起的神话思维研究、文学人类学批评、神话意象研究等,是中国神话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当中国神话学走过百年历程、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回顾并写下了相关论文时,对中国神话美学研究的历程和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和总结的文章尚不多见。有学者说:“神话美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目前还缺乏有影响的专著,有待学者们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大的进步”(黄震云 15)。因此,对中国神话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进行总结,对推动中国神话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神话的想象力特质

想象力在审美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是神话

的本质规定性。自晚清神话研究兴起以来,对神话的想象力特质进行礼赞的首推王国维;与王国维相比,鲁迅对神话想象力和超越功能的论述更详备。王国维在论述神话想象力的问题时,将想象力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位置提高到情感之上,是对中国传统的“诗缘情”观念的反拨和补充。鲁迅在论述神话的超越性和形上价值的同时,提出了他的“神思说”,是从神话的角度对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的补充和发展。

王国维对甲骨文和殷商历史的考证对中国神话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他对神话想象力对文学艺术创造的重要性也是十分强调的。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从神话与文学的关系角度入手,考察了想象力和情感与文学的关系,并将神话中所蕴含的丰富想象力看作是文学艺术创作的首要的心理动力。他认为,在文学创作中情感与想象都很重要,但相比较来说,想象则更为重要。他在该文中提出“大诗歌”的概念,指出以《诗经》

为代表的北方文学以情感胜,以《楚辞》为代表的南方文学以想象胜,认为“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冥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蜉蝣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马昌仪 30)。王国维所举的例子多为神话。他对神话蕴含的想象力至为推崇,并认为文学与神话之所以具有密切的联系,是因为两者均需要丰富的想象。王国维所谓的“大诗歌”是“北方人之情感与南方人之想象合二为一”的产物,但如果要在情感与想象之间分出轻重,王国维认为想象要重于情感:“南人之富于想象,[……]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之优于北方文学者也”(马昌仪 30)。王国维凸显想象力在文学艺术创造活动中地位的看法,是对两千多年来“诗缘情”观点的补充和发展,在中国神话研究史上第一次提高了神话的美学价值。在晚清以降的神话研究中,王国维对神话中所蕴含的想象力、神话与文学之关系等问题的重视,是梁启超、蒋观云和夏曾佑等人所不具备的,在中国神话研究史上具有首创之功。

鲁迅论神话的文章有多篇,如《摩罗诗力说》、《人之历史》、《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以及后来的通信等。从神话与审美的角度看,《破恶声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更高一些,但历来研究者鲜有论及。与鲁迅在其他论著中从神话与文学之关系的角度论述不同,在这篇文章里,鲁迅重点论述了神话对愉悦人类精神世界所具有的重要的审美价值和形上价值,并提出关于神话的“神思”观点,突出了想象力对于神话的本体性价值及其对文艺创作的重要性。

首先,鲁迅从起源论的角度,第一次突出强调了神话对原始先民所具有的精神超越功能。鲁迅对当时西学初入中国时,人们利用掌握的零散的科学知识对包括神话在内的宗教信仰进行嗤之以鼻的嘲讽的现象进行了批评,认为神话与原始宗教都是原始时代那些能够从自我心灵出发对物质世界进行追问进而超越物质世界而走向心灵世界的人们——鲁迅称之为“向上之民”——主动创造的结果:“夫人在两间,若知识混沌,思虑简陋,斯无论已;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吾谓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此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足光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鲁迅 29)。鲁迅从人的精神需求的角度阐述了神话与原始宗教的起源问题,论述了神话所具有的审美超越功能。鲁迅认为,神话与原始宗教是人们对有限相对之现世的超越,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性的需求。这样,主体就从宗教信仰走向了心灵审美,宗教祭祀活动同时也就转变为主体的审美活动。在此基础上,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艺术逐

渐形成。鲁迅从人类精神需求角度讨论神话的起源及其与文艺审美活动的关系具有导夫先路的意义。

其次,鲁迅从起源论的角度,在对神话想象力特质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神思”观。在《破恶声论》一文中,鲁迅使用“神思”一词多达5次。鲁迅首先从想象力(“神思”)的角度论述了神话的起源问题:“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诡谲可观”(鲁迅 32)。鲁迅这里所说的“神思”就是主体的想象力。原始先民们对天地万物的好奇心理、超越时空限制的神奇想象以及充沛充实的情感,是神话产生的基础条件。其中,将各种外在条件和心理因素统合在一起,进行创造性加工的核心是想象力的统合作用。鲁迅认为原始初民们的神奇想象力所营构的神话意象,体现了人们心中永恒的精神理想和生命情感诉求。因此,鲁迅认为神话想象古朴神异,后人不必对之怀疑和批评,它们是原始先民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结晶(“神思如是”),是后世文学艺术和学术思想的根本。这个思想指导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理论研究和《故事新编》的创作实践。

第三,鲁迅高度赞扬了原始先民以神思(想象力)为核心的创造精神,并对当时社会缺乏创造精神而乞灵于希腊、印欧等神话的浮躁做法做出了尖锐批评。鲁迅那时所面临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当时,所谓的科学被引进中国,一些人以动物学、生理学来否定中国的龙凤等神话意象,认为龙、凤的生理特征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并认为中国神话缺乏想象力,不能与希腊等国家的神话相比。鲁迅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批评。鲁迅认为以龙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神话意象是原始初民的神奇想象力创造的结晶,不能拿所谓的动物学等对之进行现实化解释。鲁迅认为这样做是有愧于古人的。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中国的龙不是本土所有,而是受到埃及、印度等国家神话的影响而产生的。鲁迅认为这种看法是“拾外人之余唾”,其背后原因则是当时中国国势之衰败所致。鲁迅对这种做法感到痛心,认为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国人想象力的贫乏。鲁迅认为中华民族“神思美富,益可自扬”,不必因为国势衰败而对外国的东西极力推崇、对中国古老的东西一概否定。

综上,王国维和鲁迅对神话与想象力关系的论述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不仅准确抓住了神话的本质与核心,突出了神话的精神意蕴和审美价值,而且,鲁迅还指出了神话对原始初民所具有的精神超越功能和形上价值,他对神思的论述具有尖锐的理论锋芒和批判精神,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指导性意义,直接启发了闻一多等人的研究。王国维和鲁迅对神话想象力特质的推崇,是中国神话美学研究的开端。

二、神话思维

本文将神话思维研究纳入神话美学研究的范围之

内,原因在于神话思维与审美的思维方式之间的统一性或同质性。神话思维的浑沌性、具象性、情感性和以主体为中心等特征都与审美的思维方式极为相似。当然,神话思维与审美的思维方式尽管十分相像但仍不能等同。神话思维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有向认知思维、经验思维、逻辑思维等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当然也有向审美思维发展的可能性。总体上看,学界关于神话思维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神话思维的基本特征问题,其次是神话思维与审美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三是神话思维的发展过程问题。

在论述神话思维基本特征时,人们一般将之置于原始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范围中进行讨论,学者们所依托的思想资源多为国外著作。经过几十年的讨论,对于神话思维的基本特征,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神话思维是原始人类以主客浑融为基础、以形象(或象)为核心、以情感为特质、以集体性和整体性为表征的原型心理的体现或反映,是一种原逻辑思维形态。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学界对神话思维的讨论力求揭示神话思维的普遍性结构特征,以为这些结构特征不仅对中国神话,而且对世界各个民族、地区和国家的神话在理论上都是适应的。但从大家所使用较多的概念(如隐喻、集体无意识、原型心理、原逻辑、思维结构等)看,上述概括对以希腊神话为代表的印欧神话来说是比较适合的,与中国神话的思维特征虽有联接,但总觉稍有隔膜。比如,有学者在讨论神话思维的象征性特征时,他所借助的思想资源是黑格尔的理念艺术论。在此基础上,作者用形象和意义之间的互动关系来阐述神话思维的意象结构图式,并将之扩展到神话意象演变的普遍性规律上(王锺陵 207—10)。黑格尔对神话形象与意义之关系的讨论,是其理念论在神话问题上的反映,不仅指神话演变,而且还指人类艺术发展的整个过程,用这种思想来解释中国神话的发展问题是不合适的。在《山海经》中,那些神异怪诞的神话意象还不具有形象与意义二分的结构关系,“见则天下安宁”、“见则天下大水”等记述,说明神话意象与它所代表的社会事象之间仅具有偶然性联系。也就是说,人们还没有有意识地将明确的思想观念或抽象意义灌注到神话意象中去。这样看来,未来对神话思维的讨论,似应更多地对中国神话资料进行提炼、概括,以探索神话思维研究的新路径。

讨论神话思维与艺术审美思维之间的关系,是神话思维研究的另一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被广泛讨论与以下两个问题有关。一是神话思维所赖以生成的主客关系与审美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之间具有一致性。一方面,在神话思维和审美艺术思维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均不像认知、实践等活动中的主客关系那样处于对立状态,而是在物我同质的基础上,实现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双向交流;另一方面,神话思维和艺术审美的思维方式一样,都是以形象和情感为其生成的基础条件,并成为二者

共有的本质性特征。这两种情况的存在,使人们往往将神话思维看作是艺术审美思维的一种典型形式,并将之引入到审美领域进行讨论。二是神话演变的总体趋势是向文学艺术发展的,并成为文学基本形式之一。总体上看,原始自然神话走向后世人为神话,进而演变为民间传说,有些神话还被文学艺术家用作艺术创作的素材,创作出新的神话因素浓厚的作品。这些情况说明,神话思维逐渐摆脱其综合性走向单一的文艺思维是其发展的主要方向。这也是有些学者将神话与史诗、传说等共同作为民间文学基本形式进行研究的原因所在。但是,神话思维作为史前社会人类思维方式的主要形式,与文艺审美思维还有一定区别,因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从强调两者之间的趋同性向突出两者之间的差异性方向转变,重点研究文艺审美思维对神话思维的改造和再创造等问题,这就拓宽了神话思维的研究维度。

如果说前两种研究是静态研究的话,那么研究神话思维的发展过程及其不同表现形式,则是动态历史的研究思路,对于考察神话发展和神话意象的演变等问题意义重大。因为神话思维的发展问题,不仅牵涉到审美意识与神话之间的变动关系,而且还牵涉到神话的基本类型和神话意象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等问题。新时期以来在中国神话学界影响巨大的由袁珂提出的“广义神话学”,其思想基础就是对神话思维发展阶段的研究。袁珂将神话思维的发展过程以万物有灵论思维为界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活物论思维阶段、万物有灵论思维阶段和后万物有灵论思维阶段。在这种划分的基础上,袁珂撰写了《中国神话史》,将中国神话的发展历史从史前时代一直延伸到明清时期。袁珂对神话思维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是此前一般认为神话只能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观点的反拨,至今仍在产生影响。方克强教授也将神话思维放置于人类思维发展的整体过程中进行讨论,阐述了神话思维向神话—经验思维、经验—理性思维和理性—神话思维发展演进的总体趋势,突出了神话思维在当代社会的返归现象和艺术价值(方克强 115—28)。这种划分亦可突出神话思维在人类思维中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因此,我们还应对史前时期神话思维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

从人类思维发展的整体角度对神话思维的发展阶段进行研究,无疑有其价值,但从神话产生和发展的高峰阶段看,即人类形成到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的早期阶段,仍可将这一时期神话思维的发展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最开始的神话反映的是人类与自然万物之间的直观性关系,人类只是对自然界中的动植物进行直观描述,因而“萌芽时期的神话思维,它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灵性观念”(魏善浩 14)。随着人类自身生理条件的不断进化和生产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开始慢慢形成,人类对自我的本质力量的认识也逐渐形成,灵魂观念产生,原始神话思维从灵性观走向了神性观,这时产

生的神话意象虽仍以自然物形象和半人半兽的形象居多,但神性在其中占据了主导位置。当人性逐渐形成并战胜神性之后,神话思维走上第三个阶段,即人性思维阶段。这时候氏族社会形成,慢慢形成了城邦和部落,国家形态处于雏形阶段,反映在神话上,就是产生了许多有关天地万物和人类、氏族起源的神话,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成为神话内容的主体。因此,神话思维在史前社会的发展可以归纳为这样三个阶段:灵性思维阶段、神性思维阶段和人性思维阶段(魏善浩 15—17)。这种对神话思维发展阶段的划分与前人相比更为细致、深入。

综上,神话思维研究在新时期以来成果众多,神话思维的基本特征、发展过程及其与艺术审美思维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均得到深入论述,是对此前研究的重大突破。由于关于神话思维的讨论是随着国外相关著作的引进而展开的,而且神话思维这一命题也是牵涉到神话具有的普遍性问题,因而这些研究在追求普适性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带有国外神话学理论的痕迹。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已开始逐步努力摆脱一些理论框架的束缚,从神话本身尤其是中国神话本身的角度展开神话思维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表明中国学者的神话思维研究正向纵深方向发展。

三、审美意识

史前时代是神话思想弥漫的时代,神话思维和思想渗透到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器物,岩画、壁画等早期画作中,原始先民的审美意识也随之得以形成、提炼、物化和保存,所以有学者说:“原始人类在最初的工艺(且不说艺术)实践中,众多的可能性和广泛的叠合性都是引发审美意识的线头”(邓启耀 74)。从这个角度看,从审美意识的角度讨论神话,或者通过神话发掘原始先民的审美意识,是神话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学界对中国神话与华夏民族审美意识之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发生学的角度,讨论神话与中国古代审美意识发生之间的关系;二是从审美风格的角度,讨论中国神话的审美形态或审美特征;三是讨论神话与哲学美学观念和审美范畴之间的关系等。这三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人们的审美心理、审美理想会体现为一定的审美风格,审美范畴是审美意识的凝缩和提炼,它们通过神话意象得以体现。

首先看神话与中国古代审美意识发生之间的关系问题。从神话的角度探讨审美意识的发生,其基础是神话作为一种综合性意识形态的性质。神话是人类文化生存的基础,同时也是人类文化形成的基础,审美意识作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与神话有密切的甚至必然的联系。从神话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看,从山顶洞人所举行的简单的巫术礼仪开始,到母系社会行将崩溃、父系社会兴

起,神话在史前时代已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它既是远古人类实践经验和知识的结晶,又反过来指导人类的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活动,因而宗教、政治、艺术、伦理等人类文化形式的形成和发展无不与神话有着密切联系,神话在这些活动中形成,又是这些活动的母题。有学者这样认为:“神话是一个民族的记忆,汇聚着一个民族悠远而深长的历史,它与历史相比,具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时间跨度。商周神话所反映的不仅是商周社会的史实,实际上也是上古社会人们审美观念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毛宣国 28)。中国神话对华夏审美观念形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毛宣国指出,中国创世神话稀少,始祖神话突出,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文化、艺术很早就有一种现世务实精神和关心社会人伦的倾向”,形成一种“尊古贱今、‘报本返始’的民族心理意识和倾向”;而《山海经》等所记载的神话十分强调生殖和生命存在的意义,这与中国美学“以生为大”、“以生为美”的生命美学倾向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中国神话人化程度低、叙述因素弱等特点也在某种程度上规范了中国古代艺术偏向于象征和表现的艺术特点,并深刻影响到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风格的形成(毛宣国 30—42)。此外,还有些学者对中国上古神话所反映的对形式美的忽略、见物不见情和封闭性等审美意识特点进行了论析,聊备一格,亦可参考。

其次是中国神话的审美风格和审美特征问题。从审美风格和审美形态的角度讨论中国神话的审美特征,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进行比较,这样更容易发现中国神话审美风格的独特性。杨乃乔教授的归纳较有代表性。杨乃乔从人类生存和死亡的张力关系入手,讨论了希腊神话与华夏神话在审美形态和风格方面的差异。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首先,希腊神话是古典型艺术理念与形式的完满与合一,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显出是审美的完善、和谐、统一、均衡、庄严、凝重与静穆”;而华夏神话则是只能被看作是“艺术前的艺术”,“被归置于古朴、抽象、朦胧、隐喻的东方象征型艺术”。与此相关,希腊诸神在神明的庄严典礼中展览的是人的肉体造型的完美,原始自律理性完全觉醒;而在中国神话中,“人首与兽身嫁接所显现的视觉变形符号偏离了理念感性显现的审美和谐,走向了抽象的审美意味”,“显示出稚拙的抽象美”(杨乃乔 202—07)。作者的论述逻辑所参照的是黑格尔论艺术发展的三段论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中希神话在审美形态和审美风格上的差异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体现出一定的封闭性。

第三,还有些学者讨论了神话与审美范畴之间的关系问题,但这方面的成果相对比较薄弱。由于审美范畴是人们将审美意识进行凝缩和提炼的结果,因而讨论神话与审美范畴之间的关系,是对神话与审美意识之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和展开,所以我们也将之纳入这里进行概述。但是审美范畴是人们对审美意识的抽象化,具

有高度的凝缩性,有些哲学概念和审美范畴虽然与神话具有密切联系,但因为前者经过人们有意识的高度凝缩和抽象,它们与神话之间的距离相对要远一些,这给研究带来一定难度。比如老子的“道”,就是在上古学术传统中,人们对水神信仰、生殖崇拜等一系列原始宗教信仰进行提炼的结果,有着深厚的神话背景。叶舒宪在《中国神话哲学》中,对中国哲学美学最高范畴“道”与神话发生之间的关系,曾做过详论(116-43)。神话有时还演变为一种神圣叙述方式,制约着人们对某些哲学问题的论述。这是神话叙述对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也说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所讨论的阴阳、五行等问题均有特定的神话渊源。这些问题要讲得很清楚还有一定难度,因为我们是从后来成熟的思想观念向神话中某种思想倾向进行推导,而神话本身又不是某一种思想观念的结晶,具有综合性,这个矛盾是将神话与哲学美学观念和审美范畴进行比较研究必须面对的难题。这方面研究虽很重要,但成果不多,有待进一步深入。

除上面所述外,还有些学者从神话与审美心理的角度讨论民族审美观的独特性,从而凸显不同民族神话的审美价值。与大多数学者侧重于研究古典神话与审美意识的关系不同,也有学者从当代神话的角度探讨科技神话、消费神话、英雄神话等新神话与现时代人们审美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些成果对我们全面了解神话与审美意识的关系亦有参考价值。

四、神话意象

中国神话美学研究走向关于中国神话意象的研究乃势之必然。神话意象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审美意象,但它对审美意象观的诞生具有基础性意义;而且,与其他资源相比,神话意象本身也具有向审美意象转化的深厚潜质。纵观百年中国神话学,对神话意象研究做出较大贡献的有三位学者:闻一多、汪裕雄和叶舒宪。他们的研究各具特色,都为推动中国神话意象研究做出了贡献。闻一多的神话意象研究已有学者做过研究,本文从略。这里主要介绍汪裕雄和叶舒宪的神话意象研究。

汪裕雄是将神话意象放在中国美学意象观整体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加以论述的,他将神话意象看作是中国审美意象观得以形成的源头活水。汪裕雄的神话意象研究主要由三方面内容组成:首先是从中国“言象互动”的思维结构出发,以万物有灵论为思想基础,结合郭璞《注〈山海经〉叙》提出的“象物以应怪”思想,论述了神话意象的构象法则和主要功能特征。汪裕雄认为,神话意象的主要功能是“在教化民众,使之明鉴万物之至赜,洞察万物之幽情。但这种教化,不是靠抽象推理,也不是靠伦理说教,而是靠择取物象”,因此,神话意象是认知与价值的统一体(汪裕雄,“意象探源”59)。其次,汪裕雄提出了神

话意象支配后世观照事物、进行想象和幻想的心理活动的三项原则,即泛灵论原则、泛生论原则和变形原则。神话意象在其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在不同的阶段,其思维原则是不同的,其中人的因素在神话意象中所占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因而这三项原则是否符合神话意象发展的不同阶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三,汪裕雄从怪、神、帝等神话意象发展演变的角度,概括了神话意象从自然崇拜到图腾崇拜再到人格神(即作者所说的“帝”)崇拜的发展历程,并以女娲神话和黄帝神话的演变过程为例,提出了神话意象衍生的“纵聚合规律”。在此基础上,汪裕雄论证了神话意象向审美意象演进的基础条件和基本规律,那就是原始信仰的消解,“不自觉的虚构让位于自觉的虚构,普通人和俗世的英雄取代神话的英雄——神与半神”(汪裕雄,“神话意象”42)。汪裕雄在该文中认为,就中国的情况看,神话意象向审美意象的转变时间,大致在“礼乐”思想形成之际。汪裕雄对神话意象向审美意象的演变,主要是从整体性角度进行概括的,大体上符合中国神话意象发展的情况,但这种单一性历史维度的研究尚有修正之必要。

叶舒宪的神话意象研究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他的思想资源主要有三个:一是中国传统美学意象观,二是受佛教东传影响而形成的“象教”传统,三是当下正在进行的后现代主义对“文字—文本—权利”进行批判的图像学理论。叶舒宪认为,从知识传承方式的角度看,长期的国学传统形成了对文字书写文献无比推崇的学术传统,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那些以雕塑、绘图等造型艺术形式和歌舞、民俗礼仪得以保存的资料就一直处于边缘化境地,得不到重视,“其所蕴涵的人文研究方法论价值和潜在的‘探索—发现’之意义,也从来没有获得系统的和普遍的认识”(叶舒宪,“神话意象”6)。古今中外的这两种思想资源相互启发借鉴,开启了叶舒宪神话意象研究的崭新路径。除了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以图像学为视点对中国神话意象进行探析的论文外,《神话意象》是叶舒宪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总体上看,叶舒宪的神话意象研究具有三个特点:一是鲜明的当代意识和现实精神,即将神话意象的精神意蕴与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需求进行接轨,探讨神话意象的当代价值;二是本土性与开放性并重,即充分重视中国神话意象本身的特点和属性,将之与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相关的神话意象进行比较论证,发现其异同,探索中国神话意象已经隐退了的精神意蕴,使之重新彰显;三是宏观论证与细部研究相结合,即将中国乃至世界的神话意象看作是一个整体性、互补性的统一系统,在此前提下进行互补论证,实现实证研究与合理推想的统一。这些方法值得进一步讨论、继承和深化。

从迄今所发表的80余篇有关神话意象的研究论文和相关著作看,对经典的、有代表性的神话意象的个案研

究成为主流,而对神话意象进行理论上探索和建构的成果,除了汪裕雄等学者有所涉及外则相对较少。如何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学理上对神话意象的基本类型、构象方式、演变过程和基本特点等问题进行系统提炼和归纳,是学界的一项紧迫任务。

结 语

纵观中国神话美学研究的百年历史,可以发现,前辈学者对神话与美学之间关系的各方面问题均有不同程度的论述,为此后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中国神话美学研究的百年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神话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中国神话学在风雨飘摇、江山不稳的晚清时期开始起步,从蕴含着民族情绪的民族主义神话学,到充满革命疑古精神的古史神话层累观;从对神话的文艺美学价值进行充分发掘的文艺学神话观,到将中国神话看作华夏文明起源的文化学神话观等,中国神话研究逐渐摆脱了外在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回归中国神话本身的属性和特点,探讨中国神话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所具有的重大影响,说明中国神话研究(包括中国神话的美学研究)正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发展,具有中国民族特点和理论特质的中国神话学理论体系将会逐渐形成。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邓启耀:《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

[Deng, Qiyao.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Mythic Thinking*. Chongqing: Chongqing Press, 2004.]

方克强:《文学人类学批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Fang, Keqiang. *Literary Anthropological Criticism*. Shanghai: Shanghai Social Sciences Academy Press, 1992.]

黄震云,孙娟:《汉代神话史》。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年。

[Huang, Zhenyun, and Sun Juan. *A History of Myth in Han Dynasty*. Changchun: Changchun Press, 2010.]

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Lu, Xu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xun*. Vol. 8.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2005.]

马昌仪主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

[Ma, Changyi, ed. *Selected Essays on Chinese Mythology*. Beijing: Chinese Radio and Television Press, 1994.]

毛宣国:《中国美学诗学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Mao, Xuanguo. *A Study of Chinese Aesthetics and Poetics*. Changsha: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3.]

汪裕雄:《意象探源》。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

[Wang, Yuxiong.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ource of Images*.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1996.]

——:“神话意象的解体与审美意象的诞生”,《安徽大学学报》2(1992):42。

[— — —. “The Disintegration of Mythic Images and the Birth of Aesthetic Images.” *The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 2 (1992): 42.]

王鍾陵:“论神话思维的特征”,《中国社会科学》2(1992):207—10。

[Wang, Zhongl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ythic Thinking.” *Chinese Social Science* 2 (1992): 207—10.]

魏善浩:“论神话的灵性思维及向人性思维与神性思维的分化”,《中国文学研究》4(1995):14—18。

[Wei, Shanhao. “On the Spiritual Thinking of Myths and its Differentiation to Humanistic and Divine Thinking.” *Stud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4 (1995): 14—18.]

杨乃乔:“神话的本体反思——关于希腊神话与华夏神话审美形态悖立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战线》5(1994):202—07。

[Yang, Naiqiao. “Reflection of the Ontology of Myth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Opposition in Aesthetic Form between Greek Myth and Chinese Myth.” *The Front of Social Science* 4 (1994): 202—07.]

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Ye, Shuxian. *Philosophy of Chinese Mythology*. Xi'an: Shanxi People Press, 2005.]

——:《神话意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 — —. *Mythic Imager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责任编辑:王 峰)